

## 「小馬雲」

因為長着一張酷似馬雲的面孔，江西男孩范小勤五年前一夜爆紅，被稱為「小馬雲」。各路網紅公司紛至沓來。五年間，「小馬雲」見證了外面的燈紅酒綠、喧囂繁華，被帶着走遍全國各地出席各種活動。然而，隨着熱度消退，他被送回到了家中。

生活重新回到原點。他那胖了一圈甚至略顯油膩的臉，已不太像馬雲。而十三歲的他，已被診斷是智力障礙，只相當於三歲幼兒的智商。非但沒有馬雲的命，甚至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他原本可能在偏僻的小山村裏平淡過完一生，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潮水退去，一地雞毛。未來，對於他來說依舊十分沉重。

將命運與長相、生辰八字、星座、手相等聯繫起來，向來都不缺擁躉。明代謝肇淛《五雜俎》記載好幾則故事。朱元璋登基後，忌憚有人衝擊龍位。遍訪全國，找到一位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老農。問其生計，「惟養蜂十三籠」，朱元璋大笑，因為他統治天下恰有十三

省布政司。此老農實不足慮，厚賜遣還。永康程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年考中進士，同外放司理，又同日內召。但是虞後來因事獲譴，鬱鬱以死。而程一路升遷，享壽八十。故謝肇淛說：「祿命之說，誠渺茫不足信」。

長相也是如此，即便酷肖，但天賦和後天修為，則都因人而異，豈能簡單複製。晚清大吏瞿鴻禨因為長得像同治皇帝，慈禧驚嘆「見卿如見帝」，瞿得以官運亨通，不數年入閣拜相。但這首先是因為瞿是二十二歲中進士的飽學之士。現在也有不少人依靠「山寨明星」或「模仿騷」來賺錢，靠臉吃飯，自負盈虧，也沒什麼好說的。但小馬雲的心智都相當不成熟，商家為賺取流量，花式炒作，對他進行「耍猴般」的消費。實在可惡。



###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書與玉

疫情受控，公共圖書館逐步開放。網上看到消息說，新的油麻地公共圖書館在不久前開始使用，終於找到機會，在周末前往「嘗鮮」。

圖書館一進去就是整整一層的兒童閱覽區。應該是周末的原因，已經有很多家長帶着小朋友在這裏看書。難得的是，雖然人多，但小朋友們也都不吵鬧，各自抱着書在閱讀。走上一層，來到成人閱覽區。由於疫情關係，自修室還沒有開放，所以我習慣性地走向窗邊，想找一個位置坐下，用隨身攜帶的電腦開始工作。但令我意外的是，窗邊每一個位置都已「名花有主」，沒想到圖書館裏有這麼多人。

油麻地公共圖書館的位置很有趣，它緊鄰着的是油麻地玉器市場。玉器市場似乎也是剛剛翻新過，牌坊式的門口古色古香。「書」和「玉」是兩種在古書中常常並存的意象——飽讀詩書的君子，其氣質大抵是溫潤如玉的；書

生隨身的配飾多是玉珮，或許是裝飾，或許是辟邪，又或許是某位佳人所贈，寄託相思之物；而每一個寒窗苦讀的書生，都指望望着有朝一日金榜題名，身攜玉帛衣錦還鄉；更不用提還有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沒想到「書」與「玉」，在摩登現代的香港居然有了實際的聯繫，以一種頗為戲劇性的比鄰而居相互呼應，亦是一件妙事。

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坐下，抬頭看了一眼周圍的窗明几淨，嶄新的設施通透而明亮，想到網上的消息說眼前這圖書館只是因為舊館所在地需要拆遷而做的一個臨時性安排，究竟此處能否成為永久性的圖書館，尚待有關部門最終決定。只希望塵埃落定之時，能夠讓這圖書館得以保留在此，不必大費周章再度遷移吧。



###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 疫下人際關係

耶魯大學教授Marissa King最近發表《社交化學》(Social Chemistry)一書，其中對人際關係的研究在疫情期間特別具有指導意義。

作者發現，疫情爆發以來，美國人的人際網平均縮小了百分之十七，其中男性的縮小了百分之三十，女性的卻基本不變。人際網大小與我們在與人交往方面的時間、精力直接相關。疫情期間男女都減少了人際交往。但男性維繫友誼主要依賴一起活動，如打球、釣魚，女性則通過談話即可。且女人比男人記性好，常聯繫朋友，所以朋友圈受疫情衝擊較小。

因為遠程工作成為慣例，有人超時工作，有人因與同事失聯而動力大減，感到工作失去了意義。也有人享受新的工作方式，覺得公司的開放性工位干擾太大，居家工作效率更高。作者建議大家盡量和同事保持聯繫，因為疫情期間人的孤獨感顯著提高，會造成憂鬱症等多種心理問題。

作者指出，減少孤獨不用特地結交新朋友，更有效的是重新聯繫老友，以往建立的相互信任關係可以催生更多創意。疫情也避免了長期失聯可能造成的社交尷尬，為老友「重逢」提供了最好契機。除了向以往施以援手者致謝，向人求助也是重建人際網的有力舉措，讓人在獲得幫助的同時也幫助了那些助人者重拾生活意義，可謂兩全其美。

人際關係是事業成功、身心健康、幸福生活的有力保障。更有意思的是，人際交往的品質取決於雙方是否都能一心一意投入。和咖啡館服務員小哥友好交流幾分鐘，與和戀愛對象在一起度過相等時間所帶來的正面心理效應在質與量方面均無明顯差異。



###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字體癖

寫作者大都有碼字時的專屬癖好，好比服藥需藥引，不滿足這些癖好，寫作效果大打折扣。喝茶喝咖啡，抽煙嚼花生，已經不算稀奇了。野史趣聞中常可看到千奇百怪的寫作癖好。正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裏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先生，據說好從纏足女子的小腳獲取寫作靈感，這趣味實在驚悚。我曾讀到一位作者說，寫書前時必先下河暢游一番，然後，趁腦筋爽利，登岸寫作。我不會游泳，無法親驗。又聽說，某學者寫論文需備麻辣鴨頭數枚，筆下艱澀時，不撓己頭而嚼鴨頭，有解憂神效，這或許有些科學依據，辣味確刺激多巴胺分泌，令人興奮。

還有朋友說，寫作時需找到「舒服」的字體，方能安然下筆，否則心中總會煩躁不安。這大概是如今電腦寫作的常態，只是我們平時不太關注。作為編輯，我每天讀到不少來稿，絕大多數是電子投稿，文檔上的字體字型大小、間距頁距，多種多樣，足見不同的寫作者確有不同的「字體癖」。「字體癖」雖新潮，字體卻不是新鮮事物。電腦中常用的宋體、楷體、仿宋、黑體，都可在印刷史上追溯到不短的歷史，而它們進入電腦的時間，其實也不能算短了。

寫到這裏，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我打開電腦，點開文檔，打算將其調整到

## 孔乙己的酒

因為血流不暢，有朋友勸喝一點黃酒，說江浙一帶婦女坐月子都喝黃酒，可以滋補活血的呢。網上不少醫生都建議女性喝點黃酒，說它可補身，還可美容。這後一點打動了我。

年輕時出差杭州，住地附近小飯店常見坐滿男人，多只為喝酒。藍花瓷碗盛了清可見底的黃酒，八分錢一碗，就着也是幾分錢一盤的爛竹筍，就能美美喝上半天。黃酒度數不高，只有十度到十五度，但喝多了也會上頭醉倒。度數低容易讓人麻痺，喝着喝着就忘了分量，反而容易喝醉。

我以為那是一款美酒，問同去出差的老同事。他是那一帶的人，在廣州生活久

了，對那種酒很瞧不上，說：「就是廣州用來炒菜的料酒嘛，你們廣州人管它叫紹酒。」料酒在廣東一帶只用於烹調，在肉、魚裏和上一點去腥去味，或在菜炒起灑上一點添香。在廣東它畢竟屬低檔，不可待客。

網購一箱，六瓶也就六十元人民幣。買它當然不為煮食，是供自飲。喝了兩口，不難喝，甚至還喝出點鮮味，但總不是天上瓊漿。做這種酒和賣酒的廠、商家多在江浙，紹興更有多家。這才明白老同事嘴裏「紹酒」的來由。

紹興是魯迅的故鄉，讀過《孔乙己》的，想必都記得咸亨酒店和它的酒。

孔乙己是個落魄讀書人，嗜酒如命，

## 隨意門

叮嚀的法寶中，隨意門是最喜歡的一件，穿過它就能抵達任何你想去到的目的地，想見誰、想看什麼風景，腳一踏過這道門，就馬上在你面前，那不是很棒嗎？這從來都是我的想法，直到有一天，因為牙痛要見醫生，正要走入醫生的治療室前，我卻發現原來要跨門面對未知的療程需要很大的勇氣。

不少古代部族的成人禮，都是以跨過不同形式的門作為儀式的一部分，它代表了踏入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世界就在跨過門框的另一面。跨過門框這一動作確實使人有一種無力感，伴隨着從心而發的恐懼，還記得幼時第一次踏進幼兒園、會考跨過試場門口應考的一刻、大學最後一天離開校園門口的情境、

與伴侶一起攜手走入婚宴大廳的桃木大門。當中有不安、有興奮也有感動，但內心仍然是戰戰兢兢伴隨着迎接未知的不安。因此自古以來，不同種類的儀式都提供了一系列可預知的步驟讓人減少不安，使我們能勇敢跨過那一道門，在眾多的未知中能保持着一點安穩，因此儀式雖然繁瑣，但它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是心靈的一服鎮靜劑。

門的象徵意義實在很大，所以有時會讓人不敢跨越，尤其是陌生的大門，在不少神話故事中，這些通往重要地方的大門都會有一個守護者，例如守護天堂入口的聖彼得，地獄門口的三頭犬克爾柏洛斯等等，他們的作用都包含着指引和守護，讓進去的人能安心，不應進去的人不至於

## 宋代定窰孩兒枕

現代睡枕設計新穎，什麼「智能枕頭」、「太空棉枕頭」等等，不但使人睡眠舒服，更保護頭頸肩，不致痠痛。如果要用古人的瓷枕，硬繃繃、冷冰冰，恐怕徹夜難眠。不過，宋代有些傳世瓷枕，迄今已成為珍稀文物，並非實用。像附圖的宋代定窰白瓷孩兒枕（現藏故宮博物院），實屬不可多得的古瓷塑藝術品。全枕長三十厘米，均勻地施潔潤晶瑩的白釉，予人素雅安寧和沉靜的感覺。以古睡枕的造型而言，十分罕見，與別不同，大膽創新。天真的小孩臥臥，左手墊頭，右手執絲絛物，神態自然，維肖維妙；臥姿形成的背脊彎曲下凹

處成為枕面，構思獨特。下方枕座浮雕拙樸簡古的圖案，陪襯得宜。古代孩兒枕寓意宜男，乃望早生貴子。

瓷製枕頭，始於隋朝，盛於唐、五代、兩宋和遼金。五代前，造型以辟邪枕、豹頭枕和虎枕等獸形枕為主；至北宋才多創新，派生出人形枕，甚至後來宋磁州窰題詩、詞或曲牌的瓷枕。宋代的孩兒枕有兩式，除了上述一式外，另一式造型為臥童作枕座，手執大荷葉或靈芝為枕面。宋代玉雕也流行持荷童子的造型，但孩童卻是站立，卻非橫臥。從前所見的臥娃娃瓷枕，乃始於金代。



曾有友人早年購藏一件白瓷孩兒枕，誤作宋代定窰珍品；其實，細察之下，即可鑒別只是清代晚期的德化白瓷塑，製瓷者抄襲宋代上述真品的造型而已。清代福建德化白瓷較脆，色泛黃或帶青，質素遠不及明代光潤明亮及看似凝脂的精品（以製觀音瓷塑像著名的何朝宗時期最佳）；縱使是明代嘉靖高峰期間，德化白瓷也多白中閃紅，釉間隱現粉紅色，因為其氧化硅和氧

化鉀較多，氧化鐵含量較低，又採用中性氣氛燒成。宋代五大名窰之首的定窰白瓷雕則胎骨堅潤細膩，胎土明瑩發亮，狀若大理石；釉色柔和潔淨，白釉（白定）皆泛象牙色調，與燒成氣氛有關。定窰的傳世器以盤、盤、碟和洗為主；像孩兒枕的瓷塑日常實用品，就如鳳毛麟角。古人枕着孩兒枕睡覺，黃粱夢醒後，是否發覺早已度過孩提時代，自己滿頭銀絲，已屆風燭殘年呢？人生本來就是邯鄲一夢。



###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 華人奧斯卡

才又在音樂類獎項上實現突破。要問迄今為止在奧斯卡上表現最出色的華人導演，非李安莫屬。從二〇〇〇年《卧虎藏龍》成為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獲得最佳外語片的華語電影，到之後憑藉《斷背山》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兩度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先以俠氣飄飄的中國風闖進荷里活，再憑藉對西方文化的深入洞悉融入並問鼎荷里活。這實非易事，至少另一位大導

演張藝謀一定深有感受。從《菊豆》到《大紅燈籠高高掛》到《英雄》，從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初，「張藝謀衝奧」是華語電影圈中長期熱門的話題。那些年一談起這部電影連同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未能「衝奧」成功，影迷們就無限遺憾，字裏行間透露出對於奧斯卡這個「世界電影至高榮譽」的嚮往，「衝奧」一度也成為華人影迷之魂牽夢縈。但這個夢在不知不覺中已被漸

漸祛魅。隨着中國影迷越來越多地接觸西方電影，大家對於電影的獨立審美漸漸形成，華語電影不再在意美國人的評價，華人電影的好壞也無須去希冀美國人的首肯，《霸王別姬》沒有拿到奧斯卡，但對於很多人來說，它比許多「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都要強千百倍，這大概就是——一種文化自信。



###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